

著秋吟許 說小擊技俠武



古燕吳一軒

劍花梅

武俠技擊
小說

梅莊制

每份定價

著者 許 吟 秋

出版者 北京書店

地址北京琉璃廠

總發行 北京書店

總店北京琉璃廠

版權所有
請勿翻印

中華民國三十二年二月出版

支店

天津法租界三十號路
康里三六號
石門朝陽街一一三號

經售處 各埠大書局

武俠小說
梅花劍

許吟秋著

第一回

落魄英雄長街鬻藝
離魂哀倩女月夜收徒

明末清初之季，干戈雖戢，流寇未平，水旱連年，河堤常決，冀魯晉豫一帶人民，既罹天災，復被匪禍，流離失所，十室九空，那種淒涼悲慘景象，實非筆墨可以形容，尤非文字所能描繪。後來幸經官憲出師剿寇，動工修堤，招撫流亡，廣施賑救，人民方纔逐漸回鄉，整理舊業，重興過起太平日子。但是在那時候，一般綠林豪客，草澤英雄，仍然盤據崇山峻嶺，水泊湖涯，不時出來剽搶擄掠，幹那沒有本錢經營，這樣一來，更激起了許多熱情雄心豪俠，身懷絕技英雄，平日足跡所至，專門鋤強扶弱，濟困拯危，替人民昭雪不白之冤，爲社會除去害群之馬。及至功成事竟，飄然遠颺，既不受朝廷爵祿封賞，又不望黎庶財帛酬謝，這樣纔配稱做豪俠英雄，萬人欽羨的熱情好漢了。閒話說過，不再贅述，如今只說山東兗州城外，蔡家堡中，有個姓張名叫兆祥老者，開着一所客店，已有二十餘年，平日生意尙爲發達，足可維持一家用度，一日天氣傍晚，由外踰跟奔入一個旅客，面色蒼白，手足顫抖，一進店來只嚷頭目脹痛，心內焦渴，要討涼水來解煩惱。張兆祥心地極爲慈善，瞧見客人這副景像，知是路上受了感冒，便急將他攙

入房內，服侍睡落，更找出一付清瘟解毒丸藥，用水化開，叫他慢慢喝了下去，到了次日清晨，那個客人病退身安，起來感謝店主這番隆情，並將自己姓名通報出來，張老者到此時候，方知這位客人，姓杜名化，表字雲飛，乃是當今四大奇俠之一，心內便覺異常慶幸，越發和他深相結納，親近不已。一日杜爺飯後無事，出店閒步，走至呂祖觀的近旁，瞧見一位青年壯士，衣冠蔽舊，面色飢黃，在人叢中鬻賣武藝，並很悽切的言道：「諸位明公先進，在下姓趙名傑，表字嘯空，乃河南洛陽人氏，前月來到貴地，只因訪友無着，身染疾病，以致盤川用盡，不能回鄉。在下幼年之時，曾經學得幾趟拳腳，兩手刀劍，如今當着諸位面前，非敢故意賣弄，實屬萬分無奈，望求諸位贊助則個。」杜雲飛見他說到最末句時，面容慘淡，好像要掉下眼淚似的，回想自己染病情形，囊空景況，假非店東古道熱腸，個人又不能違背師訓，隨意取奪，那還不要淪落賣藝嗎。杜爺方想至此，即見鬻技之人拉開架子，打了一趟「三環套月」的太極拳，接着又變「丹鳳朝陽」各種姿式，少時來看熱鬧的人，越聚越多，將場子都圈滿了，那人不慌不忙，連演幾個招子，果然功精力足，不同凡響，杜雲飛當先喝一聲彩，衆人也就跟着喊好，頃刻拳腳收住，復向四週拱拱手道：「獻醜……還求諸位高抬貴手，慨解義囊，趙某實是感佩無涯。」杜雲飛本想幫助他些，怎奈身邊沒帶幾文，給不出手，他把眼睛看看四下，不但沒有一人掏錢，且有逡巡走去了的，那壯年來回央求數次，始終沒人捧場，他當下嘆息一回，就地拾起一柄鋒銳利劍，重向觀衆發科道：「適才練的拳腳，想

難進諸位法眼，汗顏之至，某今特將祖傳劍術，用心孝敬幾套，求帶錢的犒賞幾文，沒帶錢的捧個場面。」杜雲飛見他把話截止，聽的丟開架子，順手把寶劍一橫，便是一個「怪蛇翻身」絕招，霎時將劍使開，只見白森森寒光亂顫，冷颼颼朔氣飄騰，撲地盤旋，猶如烏龍將柱攬，懸空突擊，儼似彩鳳把花穿，幾個姿式演畢。杜爺見他劍光一緊，忽又改變門路，舞到疾遽之時，只見一片白光，遮蔽上下，飛來馳去，不露一點人身，四週瞧看熱鬧的人，雷一般喊起好來，那壯年趁此機會，將劍一收，站在當地，臉不紅，氣不促，復拱拱手向衆人道：「列位既肯謬贊，敢請贊助一二。」杜雲飛再看四週的人，雖然點頭哂嘴誇好，却仍不肯破鈔，他看到這裏，心內甚爲氣忿，一面掏出帶的零錢掃數扔到場子裏面，一面復又分開衆人，走入圈內，幫助向觀衆請求道：「諸位，這位趙君乃是異鄉作客，病困窮途，如今將這拳劍技術，獻給列位開心，要換幾文作點盤川，請諸位憐他外鄉遊子，環境坎坷，高抬貴手，幫助些少，就是某家也感同身受啊。」杜雲飛言方至此，只見人叢內面，走進一個瀟灑青年，由身上掏出一錠銀子，約有五兩上下，笑着遞給賣藝人道：「小生來遲一步，僅得拜觀劍術，未獲領教拳法，今具紋銀五兩，幸勿嫌我唐突，請再表演一趟，俾小生瞻仰瞻仰。」杜雲飛見這青年，五官清秀，衣服華美，料係當地縉紳公子，當忙從旁慫恿道：「售藝壯士，這位公子既然景仰，具儀拜請，正如俗話說的：『貨賣當行，不賣相家』，我兄何妨重露身手，以副彼之雅望。」趙傑練了兩趟拳劍，沒見一人破鈔，心中正在懊喪萬分，今見一位清奇之人，

前來幫場，一位華服公子，如此貺贈，他心內一陣感激，不覺簌簌洒下幾點眼淚，於是對那公子將手一拱道：「某家微末之技，怎能入得尊眼，何勞公子如此厚愛。」杜雲飛沒有待其說完，即行接過那錠銀子，向他懷中亂攙道：「壯士何須過謙，快請收好銀兩，將絕技多露幾招，教某家也得瞻仰。」杜爺正說到這裏，只聽圈外大吼一聲，猶如晴空起個霹靂，隨見一條黑大漢子，身後帶着十數莊丁，大踏步的闖了進來，指着那個公子厲聲呵斥道：「鄭雄小兒，你敢賣弄富貴，破壞咱蔡老子規矩，不要走，吃俺一掌。」那漢說到此句，真個伸出巨靈般的手掌，望那鄭雄公子打去。杜雲飛一旁見了，心中很爲氣忿，正擬格開他的手掌，忽見賣武漢子趙傑，早由後面伸出手來，一把抓住惡霸脊梁，下面颼的飛起一脚，那醜漢恰似斷了綫的風箏，沒個收煞，一直跌出八九尺外，方才撲倒，趙傑恨猶未解，還要搶上前去痛毆，當被鄭雄拉住勸道：「尊兄不要和他一般見識，請看小弟薄面，饒恕他這一遭得呢。」杜雲飛住在此地較久，又和店東張老者相契，平日沒事之時，張兆祥便將本地風土人情，古蹟名勝，以及親目所觀盛衰等事，一件件當着閒話消遣，所以他知蔡家堡內，現有兩大望族，一家乃是詩書門楣，簪纓後裔，近年雖覺稍呈衰歇，但係明禮識義家庭，子孫俱皆文質彬彬，不作任何非法之事，這族人家姓鄭，在堡內約有三十餘戶，均以筆耕硯耘居多。其中一家名叫鄭學勤的，三世俱官顯要，在本族中爲首望之戶，惟傳至學勤一輩，他因秉性淡泊，不以富貴功名爲念，自甘泉林怡養之樂，娶的夫人李氏，亦係大家閨秀，知書識禮賢淑女子，過門沒有

幾年，接連生了二男一女，長男鄭洵，現年二十二歲，去歲鄉試已然大捷，次子鄭雄，僅小其兄二齡，生得面如秋月，目似春星，儀態翩翩，性情灑落，實是一位清俊豪爽公子，這鄭雄不但像貌丰美，且生得膂力過人，尤其喜愛拳腳刀杖，學勤見他資質聰穎，文武均可造就，便在府內延聘兩位先生，一位教他弟兄詩書，一位專授鄭雄武藝，第三生的是個姑娘，名叫文娟，今年芳齡十七，長得冰肌玉骨，月貌花容，倩影娉婷，丰姿綽約，端是西子太真一流人物，文娟自幼隨着兩位兄長，攻經讀史，作賦吟詩，故亦精通翰墨，鄭學勤夫婦二人，看着子女一個賽似一個聰明，一個賽似一個俊秀，心中自然異常快樂。這村內的巨族，鄭家雖是世代書香，還在第二首望之族，咱們顧名思義，當然要推以姓名村的蔡家了，這蔡家丁支蕃盛，人口衆多，全族共有二百餘戶，他家在歷朝之中，文官武將，很出一些，並且屢世不衰，尤以長房蔡濤一家，更是聲勢顯赫，富甲一鄉，原來蔡濤叨着祖宗福蔭，甲第綿亘，田連阡陌，婢僕如雲，牛羊無數，蔡濤父親在時，見他身材雄偉，膀闊三停，聲如洪鐘，氣力強大，因思自己家裏，原是將門後裔，便請幾位高手武師，教授兒子拳腳，誰知蔡濤嬌養成性，慄悍異常，倚仗父母痛愛，自己膂力，不到十天半月工夫，便將聘請來的教師，打的打跑，罵的罵退，及至他父再爲延請，別說境內武師不敢上門，就是鄰郡教把式的，也皆一人傳十，十人傳百，齊說蔡家那個孩子，秉性兇頑，不尊師長，誰也別要收這門徒。後來又過一年有餘，蔡濤長成十八九歲，不但身體越發強壯，氣力愈加雄厚。伸出一條胳膊，一隻腿腳，真如銅

筋鐵柱，堅韌無匹，卽以性情一點來說，更其變得猖傲驕橫，放浪不羈，並且誇耀自己棍棒拳腳，將來必要打遍天下英雄，江湖好漢，惟俺一人稱霸武林。蔡濤說出此語之後，不到半月光景，忽然有個白髮老叟，自找上門，開口第一句話，便道：「老拙聞聽府上有位公子，好生刁鑽古怪，憨跳頑皮，尤其愛打傳授武藝師傅，現在，老夫不遠千里，上門自請爲師，煩你進內通報……」門上的人見他鬚眉皆白，年紀約在七十左右，忙卽將頭搖一搖道：「老公公既然事前已知，就不應當大遠跋涉，因爲，俺們兗州許多著名教師，奢遮英雄，年歲既很當時，手脚又皆了得。但一教上俺們這位阿哥，多則一月，少僅數天，俱被打得鼻青臉腫，抱着腦袋鼠竄而去，老公公這麼大的年紀，幹那一行也掙飯吃，何苦拿着自己性命，往虎口裏來探這頭。」那老者聞聽此言，圓睜怪眼，倒豎雙眉，聲音如同洪鐘一般嚷道：「好個無見識蠢材，你敢不與老夫通報。」蔡濤父親正在廳上閑坐，聽見莊外如此喧嘩，趕忙派人出來質問，及經家人回稟明白，心中亦覺十分奇異，常忙將老叟延入客堂，見他生得高不滿五尺，瘦同一把枯柴，鬚鬚頭髮俱皆白如霜雪，因亦沒有請教姓名，只連聲說道「不成……」。「巨料那位老者不但不肯告退，反倒哈哈大笑道：「門子是一愚陋村夫，沒有眼睛，不識英雄，僅有三分該打，七分可恕，你這老兒田連阡陌，甲第綿亘，身爲一家之主，若再如是昏庸懵懂，不教兒子拜此師父，俺便與你眉毛相接，性命相撲，拚個生死存亡得了。」蔡濤父親聽了這話，心裏更覺奇怪，便將兒子惺惺性情，囁強形狀，簡畧說了出來，那老者未待他說完畢，

復行大笑言道：「假若令郎循規蹈矩，無異常兒，雖備千兩黃金，氈車駟馬，迎接老夫來就西席，但也莫想聘請得到……。」老者方言至此，即見一條十八九歲後生，眉如鐵帚，眼似銅鈴，巨口闊腮，狼腰猿臂，身穿青緞夾褲襖，腰繫白綢軟轡帶，帶着幾個豪奴慄僕，手內緊握棍棒，一窩風的自東角門湧了出來，站在院中惡狠狠的叫道：「那裏來的老光棍，竟敢上門賸事，忤教人家聘做師父，來……贏得少爺掌中棍，胯下刀，便拜你做師父，要是怯場比武，先讓少爺擲三五棒，然後再滾出去，以爲日後賸事者戒……。」蔡濤父親聞如此說，先替老者捏一把汗，正待出廳加以攔阻，却見老者甩落肩頭披氅，稍緊腰間絲絛，即將他拉着往外走道：「待俺先去會過令郎，然後再行談話。」蔡濤瞧見老者身體瘦小，貌不驚人，心裏的氣越發大了，便將手中那根金漆桿棒，丟開架子，使個門路，掄得霞光閃爍，呼呼風響，口中更道：「來……與少爺比拚幾合。」老者瞧他棒的門路，完全是些花招，便哈哈大笑一聲道：「娃娃，像你使的這種棒法，別說打人不着，打狗還會被狗咬上一口。」蔡濤驟聞此語，氣得肝肺都要迸裂，當將桿棒呼的收住，對着老者焦躁嚷道：「老光棍別要誇嘴，先下場來試一試看，少爺若不擲你鼻青臉腫，頭上凸起兩個老大疙疸，今天決不再活着了。」蔡濤父親誠恐棒下無情，打傷人命，自己雖說不怕官司，也得耗費一些錢米，便將老者袖子一拉道：「你若沒有把握，這武不用比了，待我送你出莊去罷。」老者聽如此說，微微笑道：「武倒可以不比，老師却要當定了。」蔡濤見他恁般癩皮，氣得咬牙切齒罵道：「老不死的光棍，你

是成心來擠訛頭，要在我家敲些油水，好……少爺打你一棒，出銀十兩，打你兩棒，出銀二十兩，假如三棒撈你不翻，俺便奉上百兩紋銀，作爲路費……。」老者微微一笑，躍至院中，對着蔡濤掀鬚言道：「娃娃果真要打，就請你拿棒撈來，爺爺若是偏一偏頭，扭一扭腰，意圖躲閃規避，那也枉自稱做好漢，萬一三棒撈我不翻，咱們還是舊話重提，不折不扣作你師父。」蔡濤見他站在當地，竟沒姿勢，仍然嘻嘻笑着，只叫個人快打……打完好收你作徒弟，當時心中一陣勃怒，即將杆棒使個旗鼓，望準老者腿上撈去，只聽砰的一聲脆響，人家兩條大腿如同鋼鐵鑄成，一閃也沒閃動，反將自己虎口震得生痛，蔡濤究竟是年青氣浮，見識短淺，一棒沒有成功，二棒攔腰便掃，豈知老者擅長內功，精於導氣，見他此棒來撈腰眼，即把體氣略爲收縮，蔡濤一棒下去，恰似打在皮缸上面，軟綿綿的極不得勁，他見二次撈人不翻，胸頭氣更大了，哇哇怪叫一聲，隻手舉起那漆杆棒，一個泰山壓頂姿式，直望老者頭頂劈落，這一下子，旁觀的人好不驚吓，他的父親尤其擔憂，誠恐這一棒下去，老者縱不倒地身死，也得養他一年半載的傷，詎料桿棒擊在頭上，砰的對拆對斷，再看老兒頂門上面，不但毫無創痕，竟連油皮也未擦落，蔡濤到這時候，急忙扔下手中斷棒，撲的拜在地下道：「爺爺……你要將這一種本領傳給與我，別說當師父，當教頭，就當我的祖宗祖太也都成啊。」那老者微微一樂，即行說出個人姓名，大家方知他複姓公孫，單名一個楚字，原籍乃係江都人氏，早年曾經闖過江湖，走過南北，作過驚天動地案子，一般綠林豪傑，見他身材矮小，竄躍如飛

，內功外技，俱極精熟，便齊給他兩個綽號，一名飛燕子，一叫踏雪無痕。公孫楚自膺二名，好不榮耀，一年路過河北境地，碰着大幫鏢車，他因手中盤川缺乏，便即截住去路，要借千兩紋銀使用，不料保鏢那位達官，也很強梁，不但分文不給，反罵他瞎眼睛，公孫楚經過名師指點，內外功夫好生了得，尤以金鐘罩練到非常到家，可是俗話說的，強中更有強中手，能人背後有能人，飛燕子要憑外面拳腳，身內氣功，換取金銀財寶，人家更說不動刀杖，即可將其制伏，結果，二人扔下兵器，白手搏擊，並將鏢車賭做利物，誰贏誰拿起走，公孫楚和人交手之後，不到三五照面，却被人家運用點穴之法，輕輕點倒，趕起他那一幫鏢車，揚長而去，所幸那位達官指下留情，沒點死穴，他又練有較好內功，方纔未喪性命，後來公孫楚向人打聽，方知那位年老鏢師，姓趙名鵬，河南洛陽人氏，綽號叫做拿雲叟。公孫楚聞是趙鵬，不覺倒拽一口涼氣，深悔自己不該那樣孟浪，如今敗在他的指下，半世英名付於流水，豈不可惱可恨，飛燕子要報一指之仇，兼避綠林恥笑，遂即銷聲匿跡，隱居茅山，一面央求師父大明和尚，指點內功，一面精練幾種毒藥暗器，他這樣苦習三年，功夫愈益卓越，方纔前往洛陽城內，尋找趙鵬報復前仇。反至彼此動起手來，仍然不能取勝，他便假作敗北模樣，引誘趙鵬自後追趕，公孫楚在那時候，心腸一狠，連串打出三隻毒鏢，拿雲叟身體雖甚敏捷，眼神却難及得年少，他在最後一鏢打來，躲閃稍微遲緩，正中左邊肩頭，可憐一位名震南北英雄，剛勇無匹鏢師，竟因毒入血管，醫藥罔效，帶着忿恨而逝，公孫楚打聽趙鵬已死，悻悻離

開洛陽，想到自己大仇已報，威名恢復，也就不願再闖江湖，即在茅山結廬居住，後來聞說兗州蔡家堡內，出了一個頑童，專門打走教授武藝師父，他因一時好奇心動，竟下茅山，來到兗州，訪着蔡家莊院所在，上門自請爲師，並且達到願望，蔡濤經他一再點撥，藝事果然精進，無論明拳暗腳，長槍短刀，以及一切軟硬工夫，俱皆學得超邁絕倫，入木三分，非比早年徒具皮相，後來他的父母相繼亡故，飛燕子又辭別回山，蔡濤那時正在壯年，越發倚仗自己豪強，欺壓鄉黨鄰里，及至到了四十來歲，他已生了三子二女，長名紀綱，次名紀國，三名紀勳，兩個女兒，名叫淑英秀英，光陰倏忽，歲月如流，轉瞬之間，蔡濤年逾半百，他那五個子女，亦俱長大成，且皆生得虎頭豹額，猿臂狼腰。剛健婀娜，嬌艷無匹，真的一個賽似一個強壯，一個賽似一個美麗，蔡濤因爲自己年幼之時，即愛耍槍掄棒，怕讀詩書，便教他們兄妹五人，亦均去學武藝，這麼一來，蔡家堡內居民，愈加遭受他們父子欺侮，有的甚至懼怕權勢，要遷避他鄉，不敢再在境內居住，蔡濤瞧見子女如此英雄，心內尤其歡喜，復又杜撰幾個綽號來壯聲色，他因自己年近六旬，鬚髮漸白，因名蒼髯龍，長子身長力雄，威風凜凜，便號鎮山虎，次子竄房躍脊，如履平地，名叫飛天虎。三子紀勳生得眉清目秀，齒白唇紅，丰致翩翩，情性灑落，即以玉面虎三字來作綽號，淑英秀英雖是兩個姑娘，但因學得拳腳嫻熟，藝事出衆，給她二人也取兩個名字，一個叫賽薔薇，一個叫粉牡丹，蔡濤撰了一龍三虎兩枝花的綽號，便令江湖朋友互相傳播，以顯自己威風，這樣不到兩年，他們父子六人名氣

果然傳遍天南地北，海角湖涯，只要是武林中的英傑，江湖上的好漢，聚面談起話來，莫不嘖嘖稱譽，盛贊兗州·蔡家堡如何英雄，杜雲飛這次路過兗州，本也想去拜望，和他父子結識結識，及至住在張老者店內，經他說出蔡濤等暴行，紀綱兄妹一切驕橫放恣，他方歇下那種念頭，冷笑不止，今日杜爺出外閒步，給賣武漢子幫一幫場，瞧見被打倒的惡霸，正是綽號飛天虎的蔡紀國，因為鄭家公子苦苦勸阻，自己遂亦上前解說道：「趙兄久跑江湖，氣宇洪大，何須同他一般見識，再說鄭雄公子如此調解，你也應當忍耐些須，看在他的面上，饒恕蔡家阿哥一次得了。」趙傑雖然滿腹怒氣，經他二人苦苦攔阻，也不好過於固執，遂對飛天虎冷笑言道：「老爺每日在此擺場，決不稍行逃避，你是英雄好漢，只管來找趙某，不用攀扯人家賜銀公子。」鄭雄一面纔扶蔡紀國，一面嘲笑他道：「二爺尊號是飛天虎，看來很不恰當，應該打從今日爲始，改做坐地虎三字，方纔名實相符啊！」四週瞧看熱鬧的人，聽見鄭雄這樣譏諷，尤其大趁心願，遂皆哈哈大笑不止，蔡紀國知道自力薄弱，不是別人敵手，當時羞得滿面通紅，由地下蹭碌跳起，對三人發恨一聲，連連說道：「打得好……。」即行如飛而去，鄭雄因爲年歲輕幼，經驗毫無，他見惡霸狼狽奔走，只道一了百了，便又重興請教二人姓名，並笑笑言道：「小弟欲要做個東道主人，請二位草酌數盃，不知肯賞光嗎。」杜雲飛正因飛天虎去意不善，很替鄭雄趙傑耽憂，今聽他願作東道主，正好商議一切，遂向趙傑慫恿言道：「鄭公子這番盛意，你我不可辜負，好在四海之內，皆爲弟兄，擾他一席，也不爲

過。」鄭雄聽如此說，心中大喜，即叫身後跟的小廝，代趙傑收起場子，拿着賣武使的刀劍，將他二人讓至鎮內酒樓，排着列饌，遞盞傳盃，一面傾吐胸中欽慕，一面泛論時下英雄，彼此談得好不淋漓痛快，杜雲飛酒飲數鍾，突然思及一事，便向趙傑匆匆問道：「趙壯士，某家有個知交朋友，不但和你同姓，而且同鄉，未知可是壯士一族。」趙傑聽了此言，微微一怔，當忙笑答道：「敝族干支蕃盛，人口衆多，但在洛陽東鄉居住的，宗派向未紊亂，不知尊問是那一人。」杜雲飛一手擎着酒盞，一手翹起大姆指言道：「某家探詢這位老友，委實是一奢遮英雄，不但貴鄉人人該知，個個應曉，就是南七北六一十三省，各州各縣水旱碼頭，誰亦知道他的名氣，俺那老友姓趙名鵬，綽號人稱鐵臂蒼猿，晚年又叫拿雲叟，想不致於玷辱壯士尊姓。」杜雲飛話方至此，即見趙傑雙眼流淚，不勝悲感，卜通跪在自己跟前道：「您所問的這人，正是小子先嚴，如今去世已十餘載，這樣說來，老前輩敢是原名杜化綽號江都客的杜叔父嗎。」杜爺聽他如此的說，一面將其扶起，一面很詫異言道：「某家正是那個名字，賢姪……你的乳名叫做小獅子嗎。」杜化見他只管點頭流淚，心中尤其驚疑，便將高擎着的酒杯，拍然放落，向趙傑急急詢問道：「關於令尊逝世音訊，江湖傳說不一，有的說是仇家暗算，中了毒弩身亡，有的又說年歲高邁，一跌便成千古，愚叔那年遠遠黔中，被事羈絆，實在分身不得，更因未接你家訃告，難以證明，但願傳聞都是虛假，及至後來返回江浙，確知你父死雖死了，究係年老身衰仙逝，抑爲仇家狙擊，直到目前仍不明晰，今觀賢侄這副形狀

，爾父想必死得奇慘，仇家姓名叫作什麼，當日如何秘而不宣，可對愚叔細細說明……」趙傑聽了杜爺言語，即將飛燕子攔劫鏢車，卒被點倒，後來怎樣尋到洛陽，要報仇恨，我父憑着掌中金刀，胸中學問，鬥沒十數餘合，復又大佔上風，穩操勝算，詎料那飛燕子心腸毒狠，練有各種毒藥暗器，見硬工夫不能取勝，便將毒鏢連串打出，我父因爲年高眼花，躲閃稍遲，致被最後一鏢命中。那時鏢局還未關閉，貨物堆積如山，誠恐將此信息傳出，第一途中必遭強人覬覦，第二挫折我父半世英名，第三賊人綽號爲飛燕子，真實姓名尙不知曉，假若一年半載未能報仇，更教江湖英雄笑話，說拿雲叟威武一世，他的兒子却如豚犬，愚侄因爲上面三點理由，故即秘而不宣。只在暗中訪察仇人姓名，豈知光陰過得迅速，轉瞬已是十一二載，不但父仇沒有報得，自己反倒淪落不堪，想起好不羞煞愧煞，杜化見他說至此處，眼淚復又潛潛滴落，回想個人當年漫遊江湖，行至洛陽，曾蒙趙鵬指點武藝，深相接納，並在一般豪傑面前，廣爲揄揚，如今事雖隔却多年，景象猶未泯滅，不想他會死得這麼悲慘，江都客憶及老友情分，心中尤其悽惶，瞧見趙傑那麼傷感，遂亦洒下幾點同情之淚，鄭雄到這時候，方知杜爺乃是當今大俠，趙傑亦係英雄後裔，當急立起身來，拜在杜爺跟前道：「小子有眼無珠，未識廬山真面，竟敢這樣分庭抗禮，對席相陪，褻瀆不恭之罪，還望您和趙兄原諒。」杜爺見他如此相敬，心內轉生喜悅，一面匆匆攙起鄭雄，使歸原座，一面復對趙傑安慰道：「賢姪存有這番孝念，皇天終不辜負，日後必能獲着仇人，昭雪爾父胸頭遺恨，現在你的

病體初痊，精神未復，又七八載沒有回家，若依愚叔相勸，還是先行返鄉一次，待等精力恢復，再出外面躡訪不遲。」原來杜爺聽畢趙傑之言，知道飛燕子即係公孫楚，綽號又叫踏雪無痕，目下雖然年逾花甲，內外工夫好生了得，漫說趙傑非其敵手，找去白白送了性命，就是自己和其對壘，亦未知孰勝孰敗，杜化因知老友僅一獨子，應當接續趙氏香煙，莫使中道斷絕，故勸趙傑返回洛陽，將養病體，以後再訪仇家下落，其實他在此時，已將報仇這付千斤重担，輕輕移到自己肩上，願替趙傑去找踏雪無痕，不過眼前存在心裏，未便說明，是恐趙傑心切父仇，不自量力，假如再將一條生命，送於公孫楚的手中，豈非自己多言之過……江都客因見及此，極力敦勸趙傑回鄉，並允替他籌措盤川，鄭雄見他叔姪二人，十分情深意摯，心裏益發欽佩，自己且欲乘此機會，拜認江都客爲師，遂即從旁插口道：「杜老英雄亦在客中，何必再向各方張羅，晚生家內雖不富豪，但對趙兄返洛川資，尚可勉效棉薄。」鄭雄言至這裏，急向酒保討來筆硯，匆匆寫了一信，吩咐小廝速送回家，去了沒有半頓飯時，那個家丁即行趕來，並稍回兩封巨銀，數目約有百十餘兩，趙傑瞧見鄭雄公子，將銀打開，一錠也不留下，掃數擲在自己跟前，當忙向其笑笑推辭道：「尊兄既要贈我路費，十兩碎銀已足，那裏需要恁多使用。」杜化因爲鄭雄人雖年青，性頗豪爽，聽見趙傑如此的說，沒有待其回答，即行含笑言道：「吾姪臥病此地，已有月餘，店中自然欠些零星賬目，鄭兄既然這麼厚誼，你可不要辜負盛情，再說四海之內皆兄弟也，你們何不即此席前，拜個把子，結爲金蘭義友

，等到將來，彼此也多有個照應。」鄭雄聽了杜爺言語，正中自己心懷，當忙跳出席來，拉住趙傑樂嘻嘻道：「小弟適纔之時，即蓄此意，惟因個人技藝微末，不敢毛遂自薦；今憑杜老英雄這句吩咐，吾兄雖然委曲一些，也得認我做個小兄弟罷。」趙傑見他像貌英俊，性情爽直，出身富豪之家，却沒一點紈袴氣習，心裏已自十分願意，今聽杜爺這麼的說，他又如此誠摯要求，自己怎能高抬身價，加以拒絕，因即笑笑謙遜着道：「趙傑乃一粗鹵漢子，胸中毫無真實學問，如今既承杜叔推薦，鄭兄謬識，委屈在您，俺是過於高攀的了。」鄭雄見他毫不推辭，心中尤其喜悅，急忙叫人擺設香案，買來神碼，當天焚化過了，自己即和趙傑三跪九叩，行罷結盟大禮，復與杜爺連磕三頭，酬謝他的介紹，趙傑見他賦性天真，一團稚氣，暗中亦甚歡喜，因思自己既和鄭雄結義，一世便算弟兄，他的年齡現已十九，武藝方纔入門，假若不得一個名師教授，實在難望成就……趙傑想到這裏，瞧見杜爺高踞席上，面帶喜容，時用眼睛顧盼鄭雄，不住點頭微笑，意思煞像十分愛惜，他當急急走至席前，一面給杜爺斟換熱酒，一面便將個人心意說出，懇求他把鄭雄收作門徒，江都客聽了這一席話，還沒表示可否，即見鄭雄撲翻身軀，倒地便拜，口中更連連的高聲說道：「昨夜燈花重爆，今朝喜鵲啁啾，我道什麼好事臨門，原來主在目前既獲益友，復遇良師，請您老人家萬勿推却，收了我這弟子得了。」杜爺聽他如此的說，想到適纔結盟之事，不由哈哈大笑道：「俗話說：打人一拳，還我一掌，這是自作自受，理所應得，好……我就收你做弟子罷。」鄭雄聞此一語，